

攻

柄

集



一五

攻媿集卷五十三

宋

樓

鑰

撰

序

六老圖序

記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蓋一有不順不得謂之備一有不備不得謂之福世之得福者有之而備與順者百不一二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善至于積則非一人之爲一日之力而後慶爲有余慶至于有餘而後能備能順哉恭惟致政太保大丞相魏國公際遇真

主于龍潛之日光輔初政名遂身退之後兩鎮巨藩再
專國秉皇上篤舊學之恩二紀之間所以寵綬其身榮
其親而燕及其宗黨者無所不用其至上印綬則賜第
于京師挂衣冠則分湖之一曲雍容進退爲國元老四
方之人無不以備福爲可羨而未知夫備之至也始丞
相事母齊國太夫人至孝及見大拜者數年九鼎之養
同班之儀照映今昔凡孝于親者親其身欲冀望萬一
而不可是生一女五男子至淳熙乙巳歲丞相年登八
表其女兄八十有三四弟亦皆六十餘矣一門同氣咸

壽而康舉觴相屬朱顏華髮嬉戲如小兒狀鄉閭親識
歎仰盛事咸請繪而爲圖丞相曰幸哉兄弟無故是吾
門之餘慶也乃大合樂置酒高會簪纓樽俎極一時之
盛以上方所賜金帛香茗以侑酒作爲歌詩播之樂府
于時風日清美簫鼓振作長子禮部侍郎某以次對奉
祠次子都官郎官某入制司議幕率羣從子壻皆盛服
環侍行酒授饗躬子弟職樂飲終日而罷昔眉山洛下
耆英之集且有四人同生丙午之歌然皆合衆姓而成
之無出于一家者若燕山竇氏稱丹桂之芳襄陽馬良

擅白眉之譽亦未聞以大耄之年而全對床共被之樂而
而又得燎鬢之愛如今日者是千載樂事曾未之有嘻
茲始可謂備福也已圖成適得良工爲之寫照逼真烏
紗道服前奉女兒恂恂怡怡如欲笑語雖名位有高下
才業有先後而溫乎其容薰然之慈大率相似識不識
望而知其俱爲德人長者也惟史氏世有隱德八行先
生又以奧學絕識不言而躬行旣不得顯用于世福慶
流演是生我公其在朝廷專務以道德佐人主規恢宏
大不求近功絕口不道開邊事其在郡國愛民如子涵

養教化惟恐傷之待人接物謙下已甚好賢樂善收選
寒俊薦進若不及位極人臣退然如老書生源已深而
日濬之本已厚而日培之闔門習成忠厚無一人爲剋
核事者史氏之興殆未艾也何止今茲乎人有爲一善
而責報于天躬不自厚而欲徼無妄之福者可以媿矣
然則疏吾鄉風化之原助聖朝孝治之盛不在茲圖乎
丞相顧鑰曰子爲我序此鑰不佞辭不獲命謹再拜而
書之

樂書正誤序

樂之壞久矣自孔子時問樂于萇弘學琴于師襄語魯太師翁如純如之變記關雎洋洋盈耳之美聞韶而忘肉味與人歌而善必反之而後和之太師摯而下適齊適楚入河入海必謹識之蓋周衰而樂工散亡一日欲用則猶可訪求也聖人之用意深切如此故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詩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去今又二千餘年雜之以鄭衛混之以兜離而樂幾亡矣以祖宗全盛之時聚天下博洽之士不惜重費欲定樂律以求合于古而不可得蓋其聲

者樂之本也不得其本而求其末取之尺寸是以度也求之秬黍是以量也未有能吹律而求聲者而況于今乎嘗從知樂者得十二律均旋相爲宮之法益以變宮變徵而求八十四調調爲七聲其說甚備蓋本出于龜茲而鄭譯首好之以傳于世乃與周官大司樂之說不合又不可曉近歲得陳禮部樂書謂周禮止以圓鍾函鍾黃鍾爲宮如三統三正不過子丑寅而止又謂古無四清聲痛夷樂之入中國必欲盡去之頗與其他論樂者異閒居無事讀之盡二百卷古今之樂曰雅曰俗曰

胡器用舞曲無所不該其間重見者亦多要可謂浩博矣求其所謂聲者終不可得然念其用心之勤樂家之書未有此比而又苦其舛誤無所攷證聞建昌陳使君刊此書與禮書竝傳取而校之賴以改定者甚衆又亦互有得失併爲質之經傳而是正之尚三數百條會表兄華文閣直學士陳公之子芾爲南豐宰因以寄之南豐欲別刊此編以補郡本之缺求書其後老矣精力日衰而氣習未除強爲少年書生事亦可笑矣校書如掃塵而況拙者尙望多聞之士增益其所不及以全此書

使後來者有攷焉亦區區之志也

燕樂本原辨證序

樂之失久矣本朝諸鉅公逢時遇主不可謂不行所學而終無定論今之君子學此者益寡建安蔡季通久從晦菴朱先生游學問該洽持論皆有信據一見而及此因得叩請曰大樂之書卷帙繁重不能自隨出所著一編曰燕樂本原辨證謂雅鄭固已遠絕而燕樂尤爲淫靡然推其所自實出于雅唐志論雅俗之別謂俗樂有與律呂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宮調乃應夾鍾之律季

通謂律度量衡言蓋有敘若以尺寸求之則是律生于度若以累黍爲之則是律生于量皆非也故自爲律以吹之而得其聲每疑今之樂以夾鍾爲黃鍾得唐史之言而信故爲圖爲說而又列律本正律俗名三者使人知今之俗樂雖非古而其本則不能外此也則又歎曰爲此俗樂者不知其何人使後世耽玩而人心日漓風俗日薄不能自還于雅正其亦不仁也矣然名宮與調猶曰黃鍾中呂南呂以紀律本意謂聲雖變而名尚存不沒其本以待後之知者其用心又何其仁也故欲民

之歸于厚當先正樂欲樂之正不可不先求俗樂之原此書之作非一日之積余雖好之亦未能遽解老矣恐不能自進于此季通又長余二歲安貧樂道壯歲已棄科舉此志其遂申否乎季通此行得一觀頌臺之樂歸而益攷諸書欲使樂書全備善矣然古謂妙解者猶不如神解如萬寶常等人亦幾于神者恐非書所能盡季通用功已深更加勉焉必無歉于我然後可傳諸人求大樂之書而觀之尙俟後日

辨志錄序

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此書之所以立名也學者則先辨志志不辨則不知所守矣東萊呂伯恭甫與鑰爲同年生而又齊年聞道甚蚤心實師之博學篤志深造自得規模宏大而克勤小物其所著書如大事記近思錄闡範之類不一而足又雜取子史傳記下逮醫書精要而切于日用者以爲此編易知易行中人皆可企及擴而充之則可以入聖人之道用雖委曲而體則正大事若淺易而理實精微凡處已待人臨事之方詳盡縝密而大要以忠信篤敬爲本將令學者循循然如履平

地步步就實其用意切矣章貢李君和卿得而玩味法其可法戒其可戒又將刻而廣之此真東萊之本旨也俾鑰爲之序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天下之事凡可欲者皆善其不可欲者非善也可欲而不能有諸己則猶天下之善也譬之五穀無非嘉種然必藝于土而後有苗有葉以至于實善必有諸己而後有所謂美所謂大以至于聖神此書誠善矣然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蓋將以蓄其德非以資口耳之習也學者讀之必以有諸己而力行之則東萊之意庶其無負矣此書

初以帥初名後又改爲少儀外傳云

復古編序

文字之書世謂之小學或者因陋就簡指以爲學之細事而忽之非也古者四民擇其秀者爲士而教之所謂八歲入小學者教以禮樂射御書數是六者雖不見古人之大全周禮注疏亦見其略是皆有名數法度及人之幼真淳未散記識性全使習六藝則終身可以爲用此爲少年之學非曰學者之小事禮壞樂崩射御弗習數學亦復罕傳猶幸六書之說具存凡將爰歷等書不

考索

考索

吳鼎雯校

復可見急就章止存大略惟許叔重著說文解字垂範千載李陽冰中興斯文于唐若南唐二徐兄弟尤深此學楚金在江南旣爲通釋部敘通論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等篇總謂之繫傳又著韻譜備矣鼎臣入本朝逮事熙陵命校定叔重之書至今賴之爾後楊南仲章友直文勛邵疎陳晞諸公皆以篆鳴遺跡猶班班見之然不聞有書以惠後來吳興張謙中有篤志古道傷俗學之混淆爲書一編號曰復古

宋史藝文志張

用功

有復古編二卷數十年書成于大觀政和之間陳了齋程北山爲前後

序稱美甚至足以不朽矣鑰晚出何敢容喙尚有欲言而未盡者謙中攷證精詣字之合于古者皆所不論惟俗書亂之者必正其訛舛毫釐不貸讀者悅服無有異論聞其落筆作篆如真行然略無艱辛之態惟體脩而未重與人小異不入俗目漢宣帝時器械工巧元成間鮮及之有谷口銅甬傳于世款識銅字其體正爾始知謙中之作蓋有自來非以意爲之也魏字從委從鬼或省山以爲韓魏之魏謙中爲林中書家篆墓碑終不省去山字古無菴字謙中以爲當作閭而難于題扁山谷

雖定從草謙中亦不用也嘗篆楊龜山所作踵息菴記終篇偶無此字碑額雖從广竟作隸體書之其信古不從俗類如此鑰不能作篆心顧好之陽冰新義猶爲楚金所祛使二徐見此編殆無以訾之陽冰務新而謙中一意于古優劣可以坐判矣

班馬字類序

淳熙壬寅余丞宗正同年李聖俞爲簿暇日以一書相示蓋婁君機所編史漢字類也余讀之因相與言曰古字不多率假借以爲用後世寢廣隨俗更改多失造字

之意此好古者所歎也以史籀之大篆或云書法已壞其書俗惡已不可言以叔重之說文而云野陋淺薄謬妄欺世後之字書又可知矣西漢去古未遠文章固非後人所及而字亦多古雖已變秦文科斗書廢要之假借簡朴髣髴古意其興亡之大端忠邪之異趣千載自不可誣而綴文之士又摘取奇字以資華藻片言隻字施之鉛槧自有一種風味故誨蒙漢雋等書作者不一此書更取史記之字合爲一編從韻類分彙然可觀婁君之志勤矣蓋孟堅生于東都源流叔皮以成信史子

長事武帝紬金匱石室之藏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孟堅實祖之多用其文不敢改定婁君尤爲知所本矣然亦有難解者班之于馬時有遺失文意泯沒如旃肩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之類殆不曉其意又其甚者垓下之圍以項羽之用兵未嘗接戰止以楚歌而潰去疑無此理至誤儒者謂惜乎項羽韓信不曾一戰引孔明仲達以爲比史載甚詳而孟堅略不及此是可遺耶嘗有意一一證之性懶未暇婁君此書將傳于世觀其趣向進進未已或更攷究以補孟堅之闕以發揮

子長之餘不亦善乎聖俞啞然笑曰婁君屬我以序久未落筆當盡以子之言寄之

西漢會要序

梁王筠論家門集自言吾門人人有集以爲盛事然自永嘉南渡以至齊梁文氣日以卑弱所謂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者也臨江徐氏以儒名家始余讀思叔左氏國紀故中書舍人陳公君舉爲之序固已甚重其書後見貳卿彭公子壽爲其表兄祕閣商老求儒榮堂詩始知其編北盟錄甚富史官奏其有益于史筆遂膺延

閣之寵尋傳其書知其爲思叔之兄伯仲皆以詩書發身晚皆挂冠家居爲鄉里標表已而思叔長子孟堅著漢官攷次子仲祥又倣唐會要之體爲西漢會要一書疏爲七十卷目錄二卷總爲十五門分三百六十有七事嘉定四年表進仲冬丁卯有旨付尚書省藏之祕閣是昆仲父子間四書俱行于時俱有益于世用非比如王氏詞華之比也三代之餘治效近古莫如西京典章文物立法定制不惟輝煥周密其言語亦皆雅馴非後世可及然而散于紀傳表志之間讀者未易識其倫緒

仲祥究心于此二十餘年無一事不錄無一語無據條
列臚分秩然有敘開卷一閱而二百餘年之事歷歷在
目其體專以班氏爲主又旁取荀悅諸書參攷異同視
古之文類與近時漢雋博聞六帖法語字類等書皆出
其上士夫之好古者無不欲錄而藏之不患其不傳顧
何待于序引而求之不置余旣書儒榮之堂又銘祕閣
之墓思叔致書又以此爲屬爲著其大略惟老憊不能
盡纂述之詳爲有媿云商老名夢莘紹興二十四年登
科思叔名得之孟堅名筠淳熙十一年同登第孟堅今

知全州仲祥名天麟開禧元年廷試第六人今爲湖廣
總領所幹官云

歷代帝王總要序

帝王之傳尙矣鴻荒以來至于高辛其事莫得而詳故
夫子定書斷自唐虞司馬遷亦以爲薦紳先生難言之
洛陽邵雍爲皇極經世書以爲唐堯卽天子位歲在甲
辰推而下之以迄我宋之熙寧又略載歲之卦爻以推
其政迹比世之紹運圖編年通載詮要等書最爲優焉
給事中婁公機嗜學如嗜芟手不釋卷尤長于攷訂著

書不一始爲資善堂教授輔導帝子備竭心思去國二
年青宮始建妙柬僚案以吏部侍郎召還首兼端尹皇
太子天資高明篤學好古禮待賓友咨訪不倦上下三
千餘年興亡治亂固已綱舉而領挈矣公益思有以補
報取平時所著帝王總要一書精加潤色輯成四帙又
備錄年號輔臣各爲一編始自唐虞以至光宗皇帝凡
君道之汗隆治效之優劣旣書其大略以至離合割據
餘分閏位五德之相生世系之聯屬靡不提綱撮要又
擇前賢立論精確者各系世次之末開卷粲然如指諸

掌獻于儲扃俾鑰序之鑰竊窺此書嘆曰彼瑤山玉彩
之集皆非此比也皇太子講誦之餘垂意閱習不待徧
攷史牒古今歷歷在目矣況公之持身挺特論議直諒
凡所著述皆有依據亦未嘗苟爲高論以駭俗故規畫
一出于正無可議者皇上崇建國本教以義方旣命丞
相爲之少傅執政大臣皆爲賓客左右勸講罔匪正人
公爲之領袖又以此書日陳于前此宗社無窮之福也
鑰何敢贅辭

溫州進士題名序

永嘉自晉爲名郡宋興六十餘年人物未有顯者至天聖初朱君士廉第進士邦人榮之以名其閭自天聖至今歷四十有八年舉其上第者凡三百三十有七人夷攷鄉薦之額初止二人中十有三今益以五他繇大學外臺以進一舉所第率過鄉薦書之數而魁南宮者四冠大廷者再嗚呼亦盛矣河南二先生起千載之絕學以倡學者此邦之士漸被爲多議論詞篇類有旨趣進士之盛豈其是歟鑰濫授于茲樂儒風之方興爰攷姓名之高下歲時之後先次而書之刊置學官又訪其氏

族爵里別爲一編咸虛其末以待來者雖然程氏之學大要在知本而敬以行之事業文章皆其發也而祿爵之得喪不與存焉向以此邦之士因故家之傳充而不止沿流而達于源其爲盛也又將有立言者樂爲此邦書之鑰也斯拱而埃

送趙廉州序

趙使君以貴介公子好古嗜學自少交名士寓居東嘉避遠囂塵築屋城西偏環以竹樹如山中居擁書數千卷沈酣其間客至則清談終日無倦色澹若與世相忘

者遇其適意揚眉抵掌論兵講治道咸纏纏有端緒又
自許以有用之才一時貴人爭薦之錫對便朝神會氣
合可立致要津下亦當在蓬萊道山也自以家貧急養
分合浦之符以歸且行顧謂鑰當有言鑰曰奉太夫人
輕軒遠遊嶺海撫字之外惟謹視藥餌經行佳山水有
詩願以寄我此外尙何言然有一于此昔嘗疑孟伯周
去珠復還事謂明月之胎固靈物也政苛則去平則歸
雖知幾士不及殆史失之誣觀柳子厚記零陵郡乳穴
之復載穴人之言曰向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吾是以

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吾是以誠告焉且乳
穴必在深山窮林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
縻繩而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安得不以
盡告讀之啞然笑曰是珠還之說也蓋天之生物凡世
所謂寶者必在深險之地劉氏在嶠南役兵採珠至縻
石于其足而縋之海使不至其下不止以是知求珠之
難不止如乳穴之深一去一來豈其然乎使君行矣自
爾或聞合浦之珠日盛則公之政成而民生可樂矣當
舉卮酒南望相賀以待公之歸

送王粹中序

粹中力學起家馳聲上庠優在舍選又其問學該洽其進進未已慨然有志于功名者也客授歷陽學子雲集凡經指授多所成就當路諸公非無知己尚爲江右漕幕之行君向欲入蜀嘗爲大篇後亦爲詩以送歷陽之役老爲此來日不暇給何處有詩輒效昌黎先生以規之義爲贈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非必欲求名也疾吾無是實而致名也善乎名箴之言曰內不足者急于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

德譽愈尊蓋名者實之賓也實至則名隨之非可要于鄉黨朋友也非可以違道而干也予人以金帛不足以收也飲人以酒不足以得也惟求其在我者而已凡得于外者分毫皆是過分一切聽之其求于我者則無止法所謂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苟進德修業惟日不足雖欲逃名不可得也士之決科姑以進身而已所過者化陳迹俱不足言世之爲大魁中大科者是仕進第一選後日賢否毀譽皆不係此場屋之聲亦不足以名世吾曹相與勉之愛厚不覺費辭其所以相期者遠也

增釋南陽活人書序

世以醫爲難醫家尤以治傷寒爲難仲景一書千古不朽蓋聖于醫者也本朝累聖篤意好生務使方論著明以惠兆庶積而久之名醫輩出如蘄春之龐泗水之楊孫晁張銳諸公未易悉數無求子朱公肱士夫中通儒也著南陽活人書尤爲精詳吾鄉王君作肅爲士而習醫自號誠菴野人以活人書爲本又博取前輩諸書凡數十家手自編纂蠅頭細字參入各條之下名曰增釋南陽活人書可謂勤且博矣自言暮齒駸駸不欲爲私

藏將版行于世來求一言余好醫而不能學與之論辨皆有據依學者可按而求求而得其用始知此書之爲有功也然嘗聞之老醫京師李仁仲之子云前朝醫官雖職在藥局方書而階官與文臣同活人書旣獻于朝蔡師垣當軸大加稱賞卽令頒行而國醫皆有異論蔡公怒始盡改醫官之稱不復與文臣齒不知當時異論之詳若許學士知可近世推尊其術本事方之外爲活人指南一書謂傷寒惟活人書最要最備最易曉最合于古典余平日所酷愛觀許公之言則無求子所著可

輕嘗乎因併書之

鄭屯田賦集序

先生姓鄭氏唐之名族後累世居福州少時以孝文集書囊爲殿帷賦魁其鄉繼以玉路建太常賦入太學人多傳誦尋寓四明開門受徒來者雲委躬孝友之行該貫羣經多有講解旁通子史百家年至四十五紹興三十年始登科文備衆體尤工于賦源流李唐諸名公出入三元元祐二李之間集古人所長而藻思絕人興寄高邁聞見層出講明題意立詞用韻精切平妥古語隨

用奔湊筆端而一語不出程度之外元祐有域中有四大先生作域中四大王居一有輿議稱太平人猶議其率先生有太平無象皆突過前人不可企及讀之熟知之深者方服其理明而辭順蓋古文之有韻者也鑰年及弱冠侍親游宦而歸始得登門時亦粗成賦篇及見先生機杼望洋向若而嘆一意摹倣先生時猶未第間作一篇俟諸生既畢始出之迴出人上視矐乎若後者又引進之嘗曰前四韻固當加工然皆有規矩前輩以妙意英詞震耀人耳目者多在後四韻而學者忽之致

讀者無味雖舜琴歌南風可謂傑作先生猶曰後三韻皆空矣其嚴如此閱諸生所作語雖工或引經史全句屬對可觀而意不貫者皆所不取每令人讀堯舜不能化朱象大舜五十而慕富歲子弟多賴等賦以爲韻韻有意終篇尚有餘味可以爲法或有一字切題旣不可對而又與題字相犯者謂不若寘之送聯如以禮爲翼之以翼星而配禮之類先生作詔諸儒講五經則曰厥後孝章開白虎之名蓋亦遵于此詔魯秉周禮云不然何以韓宣子見易象與春秋知周禮之盡在魯鑰服膺

有素旣沾殘膏以竊名第老猶不敢忘命兒輩收纂先生舊作僅得三十篇兒輩又以鑰少作八篇綴于後此編不惟筌蹄而已亦不求傳于世區區辭費如許不惟人笑之亦竊自笑姑使子孫知師承之自爾先生諱鏐字剛中官至屯田郎嘗爲主上小學教授近錄其後又特加贈官云

法華經顯應錄序

西竺之教其高處至不可思議有歷劫贊揚所不能盡其神通發現攝魔救苦雖非人力所及皆其餘事也然

其教所以盛行于世者亦賴此爲多法華經凡三譯而鳩摩羅什所譯舉世誦之功德效驗昭然顯著傳記所載非一蓋此經實如來祕密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故其神異如此鄉僧宗曉朝夕誦習嘗刺血書之又集古今簡策之言凡一百五十事遂成巨編皆有依據將版行于世以助流通一日訪其所居蕭然自適與之語貫穿教乘問何以不出領衆曰非所敢當也因出此書求余爲序余笑曰黃面老子本不欲言大藏所見與夫龍宮海藏之所祕無邊無盡其實本不曾言況此經之

外見于餘之餘者乎子旣集之而余又序之耶請不已漫書以授之且語之曰子欲了此而後游方他日一登寶所悟明本性筌蹄且將忘之而況此乎曉曰唯

聰老語錄序

余頃投閒門可羅爵有僧以徑山聰老書來求寺記甚勤再三辭之不惟與聰無半面身隱言遜何能屬文徑山之名甲于東南一燔之後欲興瓦礫爲寶坊兩宮賜予檀施山委舊觀鼎新又大過之宜得玉堂金闈之英爲之登載顧乃訪老朽于寂寞之濱何耶僧曰寺倚神

龍爲命率衆致禱肸蠁昭答欲以屬公余感其意而爲之辭晚歸朝行始與之識退然老衲也再相過忽已亡矣其徒集六會語刊之求序余不能學佛莫知師之所至但見臨濟揚岐之下曰白雲端曰五祖演曰佛眼遠皆古德之光明傑特者遠傳行雪堂行傳光晦菴以及師其相付囑又非他人苟然之比光將示寂以行所付法衣集衆書偈以授師偈曰再來毒種元聰侍者叵耐吾宗滅汝邊也我今高枕百無憂聽子時搥塗毒鼓叢林遂有毒種之稱聚徒說法三十年自雪峯來此山法

席大振復成金碧之區人謂爲國一後身則師之所得者可知矣讀者其自參之

攻媿集卷五十三

攻媿集卷五十四

宋樓鑰撰

記

中興顯應觀記奉敕撰

嘉定三年十一月朔制詔臣鑰顯應觀為國家集福之地自建立以來未有為之記者汝其碑之文成朕當書其額曰中興顯應觀記已而宸翰下頒昭回之光輝耀千載臣既承命謹拜手稽首言曰百神在天地間昭布森列皇朝咸秩無文非有功不祀其間靈效顯著遠邇

奔走者不過數處而護國顯應真君其一也真君崔姓
廟在磁州旁爲道觀河朔人奉之五百餘年矣靖康中
高宗由康邸再使金磁去金營不百里旣去謁祠下神
馬擁輿胖纒炳然州人知神之意勸帝還轅孝宗誕育
于嘉興先形絳服擁羊之夢生有神光燭天之祥此皆
其最著者也中興駐蹕錢塘初置觀于城南尋徙于西
湖之濱分靈芝僧寺故基爲之祠宇宏麗像設森嚴長
廊靚深采繪工緻鐵騎戎卒左出右旋戈鋌旗蓋勢若
飛動敞西齋掌以挹湖山之秀爲崇祐館以處羽衣之

流稱其爲大神之居高宗脫屣萬乘嘗同憲聖臨幸以
丹堊故暗賜金藻飾一新旣又三十餘年矣皇帝皇后
聿追祖考之意載命興葺復賜緡錢二萬俾都監右街
鑿義主管教門公事明素大師陳永年買田以增齋供
之費所以妥靈而錫福斯民者甚至是誠不可以無紀
也竊攷神之所自不知者以爲北魏之伯淵其知者以
爲後漢之子玉雖皆名公而實非也續會要等書亦不
詳諦或誤後人唐武德元年置磁州貞觀元年州廢而
以滏陽屬相至永泰初始復舊仁宗實錄景祐二年封

崔府君爲護國顯應公且言府君貞觀中爲相州滏陽令再遷蒲州刺史史失其名在滏陽有愛惠民爲立祠後因葬其地咸平二年始賜府君之廟而京師北郊及郡縣奉之如嶽祠至是因民之所信嚮而封崇之故詔曰惠在滏邑恩結蒲人又曰按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德使果爲子玉與伯淵安得謂史逸其傳歟元符二年卽舊號封王大觀賜廟額政和賜冠冕七年加封護國顯應昭惠王宣和三年郡守韓景朝辭承上命葺治祠曰敷靈觀曰顯應且按舊碑爲之記

其說略與實錄同又言唐太宗夢得之俾詔入觀刺蒲州河北採訪使因命刑曹曹弋編錄神之靈迹五十餘條傳于世淳熙十三年奉光堯聖旨改封真君然至今以府君爲號者尤見其本于爲令也初命延福宮使安德軍承宣使張去爲爲提舉官傳子及孫延慶復庀此職宣力于觀爲多道士初止十餘人今益以衆田止百餘畝今益以廣啓觀門而許士庶祈禱咸有定期季夏六日相傳以爲府君生朝都人無不歸嚮駢擁竟夕尤爲一時之盛孟冬十日又謂爲府君朝元之節或云以

是日上升禁庭皆設齋醮北人之寓居者是日亦必至焉乾道六年遣使賀金國正旦臣以假吏從行過磁使介而下相率望拜于驛中蓋往來者必致敬行則先禱于西湖之祠歸則潔羞以謝之臣謹摭其始末之實爲記而又播以詩云

惟漢之司農兮著遺愛于桐鄉使葬我于桐兮必他時之奉嘗繫神之仕兮于滏之陽惠及斯民兮久而愈彰擢刺河中兮任河北之採訪生則祠于舊邑兮歿又冢于其旁神之旣遠兮雖尊以姓而逸其名神之威靈兮

信千載之流芳謂子玉與伯淵兮皆流傳之渺茫獨昭陵之詔錄兮載顛末之爲詳北方之人兮謹廟食而自唐膺累朝之封賜兮誠有赫乎龍光功在社稷兮著明效于靖康神馬乘輿兮實顯祐于高皇始孝宗之方娠兮夢絳衣而擁羊迨震夙之夕兮又神光而發祥敞祠宮之百楹兮繚千丈之周牆儼像設之雄尊兮煥金碧之焜煌仰皇明之臨御兮未嘗求福而專鄉灑奎畫以寵嘉兮粲鳳翥以龍翔前三茅而後太乙兮與四聖而相望肆陰隲而默相兮鞏國勢于無疆上宮掖而下士

民兮藉神休而禴禴偉明神之英烈兮夫豈斂惠于一
方願謁于上帝兮掃欃槍而殄豺狼吾君將中天下而
立兮開壽域于八荒神亦歸其所兮報何可忘

重修太常寺記

禮樂一也舜命伯夷作秩宗典朕三禮曰夙夜惟寅直
哉惟清無他言也命夔典樂教胥子而及詩言志歌永
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夔亦曰於予擊
石拊石百獸率舞又曰夏擊鳴球以至鳥獸蹠蹠蕭韶
九成鳳凰來儀何樂之詳也三禮之書樂亦在焉而名

書皆以禮春官掌邦禮而大司樂以下屬焉則夷夔之
在已歸于一矣爲樂設官十餘自中大夫而下府史胥
徒凡一千三百餘人其間上中下瞽至三百人眡瞭又
三百人而舞者衆寡尚無數抑何其備也孔子之時禮
樂已缺其觀于周而歷聘諸國志固在于行道未始不
切切于二者故問于老聃問于萇弘止以論語一書求
之執禮固所雅言而言樂爲尤衆至聞韶而不知肉味
且曰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也所感深矣與人歌而善必
使反之而後和之說者或不知此章之意蓋鄉人邦國

所用之外樂歌多失其聲苟聞歌而善必使再歌之所謂和之者又得此一詩之聲矣太史公知之言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豈苟云乎哉自太師摯適齊至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亦多不得其說摯而下皆樂工散之四方夫子謹志之如有欲用則皆知其所之殆所謂樂失求諸夷者耶安上治民莫善于禮夫人而能知之至于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烏可不求其故哉今又幾二千年禮既多廢樂尤失

之皇朝累聖非不講明所謂禮者尚可求之簡冊一時鉅公論樂甚盛卒不可復古蓋其本已亡矣樂之本在聲無知之者而力求于尺度秬黍之末爲可歎也近世陳氏兄弟禮樂二書流傳于世禮尚可攷樂亦名與器而已耳高宗嗣歷庶事草創而卿列不以一日廢迨駐蹕錢塘以法惠僧寺東偏隙地爲敕令所又街之東則爲容臺尙不足以盡設禮樂之器遇閱習則列宮架于法惠寺中紹興三十一年少卿王公普始請易地會敕局中廢遂遷焉中爲寅清堂耿耿夏屋于是爲稱法惠

既廢爲懷遠驛又以爲臺諫官舍敕局再建于寺之舊處而容臺不移于今五十年矣梁棟墮圯日有覆壓之虞卿少久闕嘉定二年崇慶張君鈞爲主簿已歎其不可居既丞冑監又轉而丞于此時司農太府俱舍舊以趨新或謂亦可遷矣君曰此禮樂之司庭宇宏敞位置崇嚴不應輕棄矧盜泉勝母古人所避不若因而增葺之請于朝度材于天邑凡而叢費取其貲而親出納之都下之煩末吏曹之謾欺一切痛革之手賦工直察其勤惰惰者至執扑以扶勤者或釀酒以勞百堵皆興衆

役競勸始于三年之仲冬明年三月八日告畢用工三千五百有奇而內外堅鞏丹堊輝華于舊有加而無不及觀者駭歎謂工于營私者未必如是之敏且辦也發地得泉石刻名曰觀音且曰飲者可以愈疾猶是法惠之舊濬而澄之泉甘且冽結亭其上扁以汲古皆不在調度之數宜其大有不足而反因撙節之有方餘錢三十萬歸之府中而寺有勲臣畫像及書籍歲久脫落又欲爲一碑未能也府帥將作監王君柟復以爲助今皆如所圖不愆于素而求記于余余自念老矣豈復爲文

頃歲嘗叨簿正博士少列之命三以家諱而改除終不得進退周旋于其間茲喜寺之新因君之請又欲以平日所聞者自見故弗辭君飽學工辭章沈默靜重號蜀士之秀而克勤小物乃如此漢之什加劇邑也辦治有餘力今日葺理官寺朝論翕然稱之每言前後同僚協力以隳登茲不自以爲勞其言曰今之天下雖不易于爲而于其尚可爲之中卒至于不可爲者意其無不息之誠且不能充是心以往故也君之所存者如此宜乎見諸實用者有此也寺無他碑乾道七年黃公鈞爲壁

記謂後世以儀爲禮以器爲樂其于聖賢之道遠矣惟儀與器又皆因陋就寡寔非六經之故蓋嘗誦其言而歎息今鐘鼓玉帛具在而官寺又備矣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者可不求其彷彿于古者乎

台州社壇記

台州之北大山綿亘其一支自東而西蜿蜒委蛇至江而止勢若回顧是爲龍顧之山子城據其下官寺在焉城西南隅去儀門百許步爲社稷之壇厥位面陽爽塏平曠昔人相攸而爲此必不苟也有司不戒日就荒圯

顏垣成蹊蕘牧無禁淳熙己亥正月宗正寺丞沈侯被
選來守仲春行祀愀然顧其僚曰是可以奉吾神乎乃
命撤而新之臨海令彭仲剛建縣治于煨燼之餘侯知
其才舉以任焉首按圖籍斥地之舊繚以周牆數十百
丈始治地得什碑土中洗而讀之蓋政和中所頒社稷
壇式也制度明甚橫列三壇門各四出中立社稷二壇
風師居東雷師雨師居西亦各爲壇壇之高二尺有半
又爲燎壇于風師之東南壇外稍高于諸壇于是悉倣
名數因其舊而增築之故有屋四楹爲視饌待事之所

既葺新之又增其一爲齋潔之地其途北出表以二柱
中建臺門嚴關鍵以守之作于六月朔旦又六旬有七
日告成靡金錢五十萬有奇民不知役工不告勤過者
肅然始知有地主之敬侯命鑰書之鑰聞古者先成民
而後致力于神侯之下車訪民隱飭吏事廩廩乎循良
之風而思不倦以終之以是邦被山帶江水旱仍歲又
間有鬱攸之災謂職諸幽者非人力所及故于神無所
不致其敬社稷之重其可後乎秋社展禮氣象一新環
佩琮瑀豆籩靜嘉神貺昭答如在左右繼自今氣淑民

和雨暘時若其必有相之者然則侯之政真知所先後而致力于神者乃所以成民也侯名揆字虞卿秀之嘉興人

澧陽樓記

紹熙四年三月戊寅澧州澧陽樓成于是太守王侯承甫以書屬余爲記且曰澧之爲州始于開皇後雖廢置不一而柳河東謂自漢以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則在唐已爲名郡國朝建隆四年始脫僭竊之餘而爲王土乾德二年始隸荆湖北路東接洞庭西連施黔武

陵在其前江陵在其北爲湖廣之孔道承平日久戶口滋蕃歲輸米以斛計者十五萬養禁旅至三千有畸盛矣建炎之末妖民弄兵倡亂加以劇寇一再攻陷民居官府蕩爲埃煤因以饑饉幾無噍類蓋六年而後定翦除榛棘招集流散僅復城郭之舊今六十餘年矣米輸猶不及盛時十一屯兵百餘人而郡治尤偏小黃堂之前重門相去不能尋丈外逼郡城又有酒壚相直纔于東偏啓一門以通出入心竊隘之訪諸故老或曰酒壚之後舊爲城門兵燬以來閉塞至今倘闢而新之郡之

氣且伸吾民其庶幾乎士民援以請爲告于部使者始作新門酒壚旣遷斷其故基則古甃宛然言益有驗節費以爲資募民以供工官吏勸趨日以就緒外鑿城雉上建華屋卽前日之外門爲儀門而撤其舊于是治事之廳始得軒豁寬敞而前無蔽障得以挹蘭江之秀俯仙明之洲經始于去年之十二月庚申至是訖工合樂以落之氣象煥然頓還舊觀不敢自以爲功也要不可以不紀余因爲之太息曰今之爲郡者或能以廉白自喜則于營繕之事一切置之恐以擾民而招謗不問其

事之當爲與否也前後相承謂非吾責若此樓之于澧陽是可已乎余與侯世有道義之好又爲世姻侯之兄弟皆承清白之傳侯里居時恂恂然一長者而莅官遇事人有難及莆田劇邑談笑辦治茲試彫郡謂將日不暇給而能振起固陋興五紀之闕典開一郡之眉目是可記也又攷之地志是邦有浮丘子採藥之仙蹤李羣玉讀書之遺跡又楚之申明以忠孝著晉之車武子以學術顯皆其郡人也先是層城橫前重扃壅底士氣亦因以不揚是役也豈惟于陰陽家之言有利于郡其必

攻如集
有秀士爲時而出者侯于是時勤撫以致其庶尚儉以
益其富闢庠序以教之後來者又能繼此將寔復承平
之盛而賢能以興實自侯發之侯名正功四明人承甫
其字也

真州修城記

真之爲州未遠也自唐永淳中始析江都置永正縣南
唐爲迎鑾鎮皇朝乾德二年升建安軍大中祥符六年
以聖像一鑄而成遂以名州而實當江淮之要會大漕
建臺江湖米運轉輸京師歲以千萬計維揚楚泗俱稱

繁盛而以真爲首中興以來不復置發運使而山陽通
泰之鹽沂江而上商賈輻湊猶爲淮堰大都佛狸之駐
瓜步近在六合之境逆亮之至瓜洲去此無數十里郡
居二者之間故亦再罹兵禍朝廷以保障之未固屢飭
守臣築城鑿池以爲設險之計林君伯成興役于前及
四百餘丈鎮江游奕統制郭君超繼之僅八百丈雖務
欲速未底于成嘉定二年八月諸軍糧料院潘君被命
出守當兵荒饑饉之餘幾不成邦旣屬以勞來安集之
政又以城築委之君自下車愛民如子手自摩撫左餐

右粥加以醫藥呻吟疾痛不翅切身之苦視人之飢真若由己食寢爲廢此意乎乎上下通于幽明斯民感悅頓有生意和氣致祥年穀順成劭農通商寢復舊觀乃大肆其力于斯城因前功而增築之合四百六十餘丈基厚六丈上居三之一可列七騎高二十二尺浚濠五百餘丈闊者至一十五丈深稱之女媠易土以甃凡鵠臺礮臺武臺角臺雙城馬面等甃結堅緻金湯之固巋然與維揚相爲長雄足爲邊庭之壯觀旣又興造葺理自儀門黃堂凡官府公宇大小二十八所合爲屋二百

二十六楹郡之內外爲之一新朝家以緡錢十萬米七千斛庚費而所用不貲不復有請惟以權酷之餘及撙節用度以充之斯已勤矣郡之井市與漕臺皆在城南大江之濱議者欲如瓜州之城剏爲兩翼自城到江以蔽遮之事重費多未易驟舉余追記未冠時侍親泊江干登鑑遠亭訪之居民指其前曰頃有閩市悉墊于淵江外有沙洲數十里雖隔皇天蕩之風濤而激水北來相侵未已不數年間之宦游者則鑑遠亦爲壑矣是知兩翼之城不至江濱則不足恃岸旣善隕不知所止又

何恃也將爲久計則更宜詳處而審訂之抑又聞合肥之城自乾道修築歲歲增葺工費不可數計竹木灰甍出于帥漕二司而工役則又金陵戎帥任之以躋登茲山陽歷陽大率類此今是邦城郭雖就而方有兩翼之議又前者林郭二君之所築已多墮圯尚須隨處補苴又別儲二萬緡豫爲後日不時之備繼此者當知今日之艱難益加不測之防則當與揚廬和楚嶺薛相貫而掎角之勢固矣惟潘氏自紫微舍人以風節名一世君之二父以從子被賞延俱爲時吏師先正柯山使君能

輕財重義君實似之自其幼年躬行孝謹篤志問學有不可解于心者行矣而著日進未已嘗宰崑山去之日無以續食及倅京口以荒政自任民以父母稱之今則江之南江之北草木亦知君名制帥旣以治最上聞士大夫公論莫不以爲循良之冠君則退然未嘗自足也使守邊者誠心體國皆能如君何有北顧之憂哉官僚以郡人公言求記爲書大槩尚勉其成云君名友文字文叔婺之金華人

奉化縣學記

四明六邑奉川爲大號難治然俗尚氣而服義秀士尤多治之得其道非難也神文在位郡國始建學張文定公方平謂庠序俶落乎睢渙嗣音乎邾鄆而是邑舊記謂相國清河公士遜出鎮秣陵爲椎輪之始蓋寶元初祕書丞于君房爲宰以石夫人之廟爲縣學自爲之記云然且曰願以奉川爲縣學始亦可以知吾邑儒風之興舊矣宣和中周君因徙于邑治之東面勢益勝未幾舍法罷廢爲亭傳又遭弄兵者燬焉紹興九年榮君彝復新之于今五紀棟宇寢壞圯陋不可復支永嘉宋君

始至謁奠顧瞻廟像愀然曰教化根本之地不振如此何以示斯民日欲謀焉未遑也財用之空乏期會之迫遽固已不勝其應而連歲大祲愈不暇給政成欲去介介若不滿邑士汪君伋素好爲鄉里義事聞之謂其弟份曰是吾曹責也不待勸率不謀于衆以身先之首創大成殿增廣舊址不日而成一木一瓦皆不苟設必欲堅緻宏敞爲久遠計重立先聖先師十哲之像儀門兩廡以次興作前有墨池濬而廣之方正清深冰壺澄澈南山千尺倒影其中輪奐翬飛照映江縣爲費不貲曾

無吝色乃季夏戊申宋君率僚佐士夫釋菜學宮用以揭虔妥靈觀者如堵驚嘆贊美以爲前此未有而民不知役也于是里中善士董安嗣徐如松等三十有二人爭趨競勸相與再建駕說之堂挾以直廬傍列諸齋庖漏層廩器用畢備凡爲屋四十楹又以去歲始有自右學登科者爲闢射圃以勸方來舉梁之初屬鑰爲之文今旣崇成又託以記鑰世居奉川高祖正議先生教授邑中寶元學記預名刻石尋掌鄉校前後幾三十年始爲郡人然五世皆反葬境內區區封邑猶不敢捨辭不

獲命敢告于里人曰令尹洎諸賢所以惠吾邑者至矣自爾必能相勉以學相高以文躡儒科登膺仕使吾邑簪纓日盛爲四方榮觀則今日之舉斯爲稱矣然孟子有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是殆與今人論學之意不同何耶孔子之教人亦必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蓋庠序所以申孝悌孝悌之義明則老而負戴于道者少者必從而代之以此爲庠序之效不爲利祿地也誠能因今之學行古之意月書季攷不害進取而父兄之告語師友之講習率以孝

悌爲先此義旣明則凡學于此者施千家則爲孝子順孫出而仕則爲忠臣良吏蹒蹒濟濟化及里閭寔有不負戴之風幾于一變而至道者將以此望吾黨之士豈直爲是觀美而已哉宋君名晉之字正卿惻惻無華三爲邑長皆以儒術飾吏事首欲興學迄于有成邑人紀之實鑰之同年生也

安慶府修學記

舒本羣舒之地于今最爲佳郡濤皖之勝欲游而不遂見從宦擁麾而之焉者輒企慕如登仙然嘉泰二年嚴

陵詹侯下車以寬明之資臨淳古之俗平易近民因其俗而施之政未幾坐以無事顧謂僚屬曰官府俱飭而黌舍不稱茲不可後乃卽其舊而增葺之學始建于紹興八年中更繕修歲久圯壞以某年庀工至某月日訖役煥然一新郡人謂役不及我而躋登茲願有以紀之教授王君君玉度以書來余與詹侯俱壻王氏而侯爲尊行知其賢有年矣以西樞之子謙厚廉介所至有聲績而飾以儒雅澄江旣以政最舶使尤著清節謂文翁興學于蜀變巴夷如鄒魯翁實舒人尤敬慕之故未暇

他事而首屬意于庠校可謂知所先務矣舒之人將何以報之侯非有望于報也惟爾父兄相與率其子弟益進于學亦因其淳古之習而文之以儒術不必以取科級之多寡爲輕重文翁旣祠于學如漢大司農朱邑以一嗇夫而遺愛傳于千載周瑜以文武才略獨步江湖間其名尤高皆郡人也誠使異能之士間出爲國家用如前數公豈非侯之望于斯郡者尚勉之哉

黃州貢院記

黃岡東南佳處也大江東下赤壁西峙武昌夏口鼎立

相望其在皇朝王蘇二翰林一以州馳名一以坡自命皆千載傑特之偉人竹樓雪堂旣壞復葺風流文獻至今增重近時郡太守博士皆不輕其選秀士亦彬然出矣建炎兵燬以來秋賦多附他邦乾道七年始試于州而因陋就簡寓貢闈于庠校三載必一毀撤旣非所以作士氣而學宮寢以頽靡州人病之嘉定二年四明高君仲遠來守承開禧兵戍之餘日不暇給首謁夫子廟嘆其弗葺已甚未遑他務與教授李君宗勉飭而新之廊廡齋舍以次興立而大比又近不可復蹈前轍亟相

與謀得驛舍遺址鳩工調度分委僚屬創貢院五十餘楹庀工于二月丙寅訖役于五月己丑重門正廳攷試分位左右長廊庖湏吏舍備具嚴整費緡錢五百萬米二百斛悉出于撙節之餘民不知役工不告勞而八十五年之闕典一旦復興父老謂承平殆亦不及士類歡奮氣象振發且請記之仲遠與余有中外之好相與素厚以書來委且曰去中秋才月餘願卽爲屬筆以慰千里之望余爲之欣然且曰仲遠長余一歲恂恂似不能言與人語如恐傷之月評以長者稱兩乘貳車而後試

郡撫字固所長不謂振起事功敏辦如此高氏蓋名家也高宗皇帝中興初駐蹕錢塘始建太學妙選師儒先侍郎首爲國子司業豈惟文行經學足以表率士林馳名京師規繩具舉未幾車駕幸學擢貳儀曹至今四海尊仰之仲遠其次子也居家孝友恪守家法故爲政彫郡知所先後士子尙勉進學業以稱使君期待之意使人物聲望與江山相高二翰林有靈實寵嘉之仲遠名得全朝散大夫云

建寧府紫芝書院記

建寧當閩浙之衝是爲孝宗皇帝龍潛之舊雖宦游不
得一至其地聞其山川聳秀武夷諸山皆非塵境蓋八
州之門戶也鍾爲英傑古今相望士夫多挺挺尚氣節
秋賦動踰萬數薦送率八十餘人儒風最盛學有生徒
三百分十二齋猶不足以容之今郡侯寶謨閣直學士
諫議李公鎮臨以來治行稱最百廢具舉功利及物不
可以數計周知而尤篤意于教養顧瞻府庠悉加葺治
猶以爲未能甚稱樂育之意謂晉范甯之守豫章大設
庠序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心實慕之乃捐俸錢三千餘

緡度地于學之東西兩隅廣爲四齋鳩工于嘉定三年
仲冬朔旦訖役于明年二月之望脩廊廣廈翬飛歧翼
名齋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以其前挹紫芝之峯扁曰
紫芝書院蓋前所未有也財不費于官斂不及于民增
弟子員又廣田疇以豐其儲舉郡之士歡奮感勵咸請
記之公學有家傳伯仲競爽且素號博洽富于文詞不
以自有乃列致郡博士暨學職諸生三百餘人之請貽
書以屬于鑰顧年侵氣索何以承命勉爲之言曰諫議
此舉固已甚偉當屢書以傳後若名齋之義其待學者

尤深矣是四者出于先聖之言學之大端莫過于是道者百聖之所傳非可以須臾離不志于此則易以流遁必至惑于異端德者誠也經之言德必以偽對之以是決知德之爲誠據此一誠可以終身行之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苟能依之形于參倚之際非學之要乎德不可言志仁不可言據藝不可言依言之各有攸當也或謂藝成而下聖人以游言之疑其爲可輕是不然所謂藝者非如今之技藝乃禮樂射御書數古所謂六藝是也稽之禮經各有名數先王設教及人之幼少真淳未

散之時使習而熟之則身在有餘不可勝用君子未有不兼此而能爲全德者今禮壞樂亡射御號爲武事數亦不復見惟六書可傳士又罕垂意焉夫謂之小學謂小年所當學非曰學之細也洒掃進退尚由此可以上達而況六藝乎苟能盡力于三者而游于此則爲士庶幾于備矣學者其毋忽于名齋之義勉而進之以答諫議之賜豈以科舉利鈍爲吾儒之盛衰耶本朝庠校權輿乎睢渙嗣音乎邠廓寶元中詔建州立學賜田五頃至慶歷四年郡邑始得立學熙寧設官分教建州首置

教授一員諸郡亦未之有元豐又賜田十頃則知是邦之學國家最所屬意尤在他郡之先也或曰郡既有學而復有書院不既多乎是又不然潭之嶽麓衡之石鼓南康之白鹿皆此比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以今準之百里之邑千里之郡其爲學當有幾所而謂此爲多乎姑誦所聞以謝諫議及多士之意若公餘詣學與郡博士講明經術以訓迪好學之士則諫議之任也鑰何敢贅爲之辭

攻媿集卷五十四

攻媿集卷五十五

宋

樓

鑰

撰

記

麻姑山顏魯公祠記

顏魯公嘗爲撫州刺史至今有南城縣麻姑僊壇記南城今屬建昌軍郡人祠公于僊都觀中曾南豐一記論公之風節備矣正平張公戒又發明邪正禍福之說尤爲著明張南軒已謂無可言者于是系之以辭使祠者歌之以侑神然則後來者可無作矣慶元六年觀遭火

災祠宇灰燼巨石皆毀裂大鐘亦融液不可尋而公之碑獨儼然人益敬之太學甯君居麻姑山下與觀相望慕公之爲人以私財撤而新之求記于余又以李盱江麻姑山賦求宇文樞密之書余雖不識甯君而嘉其好古以扣工部尚書何公公曰此山與吾月湖山莊皆同郡嘗建一閣于觀門之西藏書萬卷餘以效李公擇山房之舊因亦與甯氏游且促余記之魯公事業載新舊二史然得南豐正平二記而幽光發越不容贅詞獨惟公旣親爲僊壇記真有意于神僊之說故附會者亦衆

姑以爲作尉時或謂子有金骨可以爲僊又謂希烈使人刺之公曰吾服殷七七丹在頂解金帶與之故得縊死而全其首領及其旣死又有寄書小顏家之說皆方士之言無所取信固不必辨觀公視烈火滿坑忠憤一發徑欲投其中賊徒捄而得免當是時豈暇顧身首之全否耶因誦平日所聞以授甯君使刊之以祛世人之惑亦不失曾張二公之本意又與盱江一賦詞旨暗合云甯君名式聚族頗衆又多爲儒甯氏未艾則公之祠亦賴以不壞矣

廣德軍范文正公祠記

文正范公勲業在國史其祠于廣德則已具見于內相浮谿汪公之記茲以祠宇久圯不修從弟鏞以嘉定二年爲郡博士撤而新之求記于鏞語之曰文正公盛德絕識才兼文武非贊揚所能盡然大要在立志不苟而已耳方在貧約則朝暮甘藷粟之味旣已富貴則子弟均布帳之清在海陵爲一倉官而築海隄數百里在桐川爲一獄掾而所立已卓然如此一馬微矣居則鬻以養士去又鬻之徒步而歸其跋乞米帖云顏魯公唐朝

第一等人而饘粥不繼非所謂君子固窮者歟又有家書云老夫平生屢經風波惟能忍窮故得免禍公之所存類如此此其所以大過人者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公之自處直欲追古人而友之故其見于行事亦非今人所能及也學旣奉公之祠則爲士者無徒慕公之名位當求其所以致此者鏞旣爲推公之所以致此者而爲之記又因以勉吾弟與吾黨之士鏞雖老尚當相與思古人與稽之義云

鄞縣經綸閣記

始慶歷七年荆國王文公宰明之鄞縣元祐中縣治建閣以紀遺愛名曰經綸肖公之像而祠其下俯仰百餘年間嘗再興于紹興淳熙而又廢壞紹熙五年知縣事莆陽吳君泰初新之起于三月戊寅踰月而訖工舊觀復還而有加焉求記于郡人樓鑰鑰以史牒攷之公爲縣時世當承平公方讀書爲文章率三日一治縣事垂意斯民爲之起隄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又刻善救方立縣門外邑人便之此相業之權輿也公之于鄞厚矣觀經

游之記皆爲農田而行歷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孚事而遂歸上書外臺極論浚河捕鹽利害則公之爲政可知詩文之傳于世爲鄞而作者班班也鄉有五先生鑰之五世祖及王公杜公皆與之定交是以教化興行學者競勸後有憶鄞及憶東吳太白山等詩則又知公之戀戀于鄞也熙寧遇主千載一時盡以所行于鄞者推廣之嗚呼使一時奉行者皆能如公之在鄞則天下豈以爲病哉天下雖病之然吾邑人之于公不敢忘也故尸而祝之以至于今若吳君可謂知務矣政成且

去如始至然一新縣樓出于人之樂輸以其餘材又爲此舉蓋將以表先正仁民之效慰父老甘棠之思而示後日循吏之勸一舉而三善具非直爲是觀美而已也

定海縣淮海樓記

慶元五年十月甲戌慶元府東海縣淮海樓成主簿陳君廣孫求記于余問樓何以名曰秦公少游初筮之地也舊有此樓碎于建炎兵火至是始得再作退而攷之國史有傳云元祐初調定海主簿信矣又求于文集則絕無一語及之訪諸父老相去百餘年間耳目所不接

不可得而攷矣公受知于東坡王荆公本欲以大科發身俯就進士舉實與先祖少師同在元豐八年丙科家藏小錄淮海獨掌牋表蓋其布衣時名已重矣然亦不聞仕鄉邑之詳謂公鄙夷吾鄉而不一語耶則公所至必有詩文不應于此獨爾頃游括蒼公之故迹班班可見水邊沙外之詞後人作爲鶯花亭登臨賦詠猶使人想見風度樓今在簿領官舍余未及登也聞其東望大海浮天浴日之波殆無津涯大江自東而南西抵郡城橫陳樓前潮汐往來風帆浪舶尤爲壯觀北有蛟門

招寶伏龍之山南有長山太白諸峯一覽而盡得之此
宜公之所甚樂豈亦有詩文而遺佚不傳耶公未第前
一年嘗自題其閒居集之首曰將赴京師索文稿于囊
中得數百篇辭鄙而悖于理者輒刪去之豈後來亦嘗
取少作而刪之耶陳君元樞之子宦學有家法知所向
慕故一官雖小慨念前聞人而興斯樓及瓜且去矣必
欲記此余既喜其意因又念一時諸公與公同時秉鈞
恬權富貴隆盛者多矣由今觀之雖窮達賢否之不同
同歸于盡彼或甚達而民無稱至有搢紳所羞道者公

以軼羣奇才爲蘇門上客賦似屈宋詩凌鮑謝壯猶碩
畫直欲鞭笞二虜而困于煩言陷于黨人僅得一校勘
黃紙書籍爲正字史院編修官遂倅杭州監處州酒竄
柳及橫雷坎壈流離醉臥古藤一笑而終亦可悲已而
聲名至今暴白家有其書望之如神仙然其所經行之
地了無片言可尋猶爲士夫愛慕如此然則士之立于
世可不知所擇乎鶯花亭詩祭酒芮公國器一章最佳
人言多技亦多窮隨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
一生懷抱百憂中余嘗誦而悲之因併記焉

東萊呂太史祠堂記

乾道淳熙間儒風日盛晦菴朱公在閩南軒張公在楚而東萊呂公講道婺女是時以學問著述爲人師表者相望惟三先生天下共尊仰之而婺人被東萊之教尤深至今名士班班其傳蓋未艾也先生爲文靖公之外孫世孫自正獻公而下名德繼起又爲文清曾公之外孫淵源固已甚遠而天資絕人讀書五行俱下少從三山林公之奇游學徒百數卓然出其上博極羣書究通千古興亡治亂之變而耽嗜經學至忘寢食年二十有七

禮闈旣擢前列又中博學宏詞科聲名震于都城鑰旣忝同登復媿齊年意其爲豪俊之士一日相遇則頽然似不能言者殊不稱其名與之坐而斂焉不惟使人意消欽嘆擊服雖定交于是日終不敢以友友也公入館學鑰在敕局又鄰居于百官宅聽教爲多亦嘗造婺之寓居留連夜話幾至達旦又六年而再造焉則公已病矣嘗爲之歎息曰少爲國器長爲人師使居大位則必稱物平施庶幾直道之行也而公已矣世間萬物自書之外無一可動其心者推明道德性命之說而不流于

迂盡排佛老異端之論而不至于甚愛惜士友如待子
姓而持論不阿別白是否如持水鏡而不事于察著書
立言粹然一出于正而克勤小物雖使之仕于州縣亦
甘心焉蓋其造詣精深本末具舉用志不分必欲至于
聖賢闢域沛乎不見其止也其教人則以孝弟忠信爲
先以窮經躬行爲務故登其門者隨其性質咸有得焉
自建炎南渡父祖始寓于婺假官屋以居其地在光孝
觀之側入仕雖久而在官之日僅四年故在婺之日最
多四方學者幾于雲集橫經受業皆在于此晚始買屋

于城之北隅以舊居歸之官公之亡既二十有七載是
爲開禧之三年邦之士夫及其門人請于郡欲以舊居
之半爲堂以祀先生郡侯諫議李公大異慨然從之又
出錢五十萬屬掌書記宣君繪經理其事前增城主簿
潘君頤孫實董斯役郡寮及其門人合力以佐費庀工
之初相率持牛酒以犒焉嘉定改元之秋爲屋纔十餘
楹外門五間祠室及前軒各三間又欲前爲一堂扁以
麗澤書院以存公之舊且爲後來講習之地後爲遺書
閣以庋平日所著如大事記讀詩記閩範近思錄春秋

尚書講議家法祭禮及他書之未成者皆可以傳遠垂後而工費猶未備國子司業王公介與其同門友生謁記于鑰感念疇昔自以宦游不得日陪函丈亦不謂公之蚤歿也老矣公之墓木拱矣雖欲一拜祠下而不可得遂不復辭而書其始末將使吾黨之士自今瞻先生之像如在左右毋忘先生之淑諸人者以自勉且思有以稱賢使君所以風厲振起之意則先生之傳寧有既乎先生諱祖謙字伯恭其季曰祖儉字子約確守素業能世其家頃以忠憤上書貶死江右主上更化念其困

于權倖之手贈直祕閣澤一子學術操行亞于先生恐久而泯沒敢牽聯書之

平江府瞻儀堂畫像記

慶元二年知衢州鄭公若容治行彰聞浙東部使者合詞以最課表于朝某月甲子有旨除直祕閣改知平江府自皇帝踐阼以來垂意民瘼郡太守以異等效膺不次之寵實自公始四方流傳莫不聳動而公之名益顯吳門地大物夥郡務又十倍于西安舊嘗聞吳中士夫言吾邦使君當得三數人以治賓客答牋書理財賦聽

民訟分典之乃可辦治雖若戲言蓋甚言其日不暇給也公精力絕人年侵而彊直不衰今蒙天子親擢以平日臨事不苟之意窮日夜之力以從事于簿書期會宜視前後數公愈勞而無頃刻之閒然下車未幾而治聲已隨舟車而東矣一日貽書于鑰謂郡中自至道以迄于今更郡守一百五十人率有繪像舊在齊雲樓兩廡紹興末年洪公樞密以內相出守嘗建瞻儀堂而列像其中范公參政爲之記今又三十六年繪事故暗裝潢寢以侈脫欲盡圖于壁間良工名筆一開生面而以舊

像度之閣上庶幾可久子爲我記之鑰喟曰以繪事爲甘棠固他郡所無于浩穰膠擾中公餘豐豫雍容及此非身兼數器之才寧能爾耶舉此一事可以知公之政下轉而上聞天子之用公殆未艾也鑰祖父宣和中嘗以徽猷閣直學士爲守遺像在諸公間慮其久或失真謹以家藏寫照因託公是正之併書始末以塞公命

慈溪縣董孝子廟記

慶元二年某月甲子慶元府慈溪縣重修董孝子廟成邑令朱君堂求記于郡人樓鑰以傳記圖經參攷之孝

子諱黯字叔達一字孝治會稽句章人生後漢時家貧少孤事母盡孝採薪供養甘果美味奔獻于母母甚肥悅比舍有王寄者富而不孝二母各言其子寄聞而銜之何孝子出苦辱其母孝子知之恐貽母憂默而不言母既葬斬寄首以祭母墓自囚以告有司和帝釋其罪召爲郎不就以壽終句章今之鄞縣也孝子之母嘗寢疾喜飲大隱溪水不以時得于是築室溪傍以便日汲厥疾用瘳溪在今縣南一舍故以慈名溪而又以溪名縣母反葬于鄞鄞爲郡太守治所故州邑與其墓側皆

世祠之城之祠字卽其故居先其母塑像在南郭草堂中康憲錢公億迎歸于廟鑰親訪其墓宰木猶存近在城南豈所謂草堂者耶晉虞預會稽典錄亦載其事但言會赦免而不言爲郎之詳然至今鄉人猶稱董孝郎中廟也吳之虞翻稱其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仇海內聞名昭然光著以爲會稽英俊之首唐大歷中刺史崔殷作碣徐浩書之亦云其徙居也庭出寒泉其執喪也林集祥鳥無貽一日之憂終報共天之怨又載其六代祖仲舒漢大中大

夫嗣孫字春領廬江太守世爲郡中名族旣不可詳攷
又言環堵已蕪遺記將落意前此必有碑版今不得見
矣若董孝名鄉慈溪名縣亦謂之董溪則不可磨也祥
符元年冬真宗皇帝封岱禮畢詔賜號純德徵君或云
起于錢康憲之請夫孝子豈有意身後名耶發于至誠
自不可揜生蒙和帝之恩越九百載而膺章聖之寵然
則隱約之士可不慕而勉哉唐神龍中有張孝子無擇
墓在慈溪之虎胛山結廬負土有湧泉芝草之異仕至
和州刺史比郡中有揚孝子慶自紹聖至宣和割股割

乳以愈父母之疾者至于五六卒旌表其門孝秀相望
蔚爲義郡其源流有所自矣元豐間盛君次仲爲令嘗
書董溪事于碑下建炎改元林君叔豹祠于東山之陽
紹興之末戶掾董君鄰攝邑又崇大之爲前後二殿前
以奉孝子而處其母于內今三十五年矣寢以圯壞朱
君始至進謁慨然以爲此蓋風化所繫宜爲先務顧荒
陋如許是闕典也君旣以儒雅飾吏剴決如流縣務畢
舉以政成之餘一新廟貌視舊增闢首捐俸錢助以餘
帑斂不及民給工直如私家人徒見輪奐之美而不知

功効集
知書
何循校
役莫不驚歎稱服又率邑之士夫酌奠以落之是足以
仰贊天子之孝治而示邦人于無窮皆可書故備書之

嵯縣嵯浦廟記

剡壯縣也兩火一刀自古記之晉宋名勝遺跡至多地
以豁名以豁之山水俱秀也邑城之北山圍平野豁行
其中至四十里許兩山相向愈迫剡之水易于暴漲者
以此然水口氣聚所以爲壯縣也西曰嵯山巨石突踞
水上其下曰嵯浦巖壑奇聳尤爲勝絕溪多積沙深淺
不等惟此數里間淵渟澄澈不知爲幾尋丈潭在石下

爲羣魚淵藪相傳中有神物無敢觸犯亦險絕之地也
上善濟物侯廟貌像嚴毅夙著威靈據山瞰豁稱其爲
明神之居豁通曹娥大江山爲台越孔道舟車所經無
不致敬吉凶響答求夢尤應遠近以雨暘祈禱蒙賜爲
深時節報謝者相踵畫像以祠于家者俱是也駱氏世
爲廟史有吳越時公牒稱陳長官祠嘉祐七年鄉貢進
士何淹爲給事郎太子中舍知縣高安世爲記亦云侯
姓陳氏爲台之仙居令始過此陰有卜居之志秩滿舟
覆于下拯之復溺死焉自爾顯靈民遂祠之天福初有

神兵之助而受此封然酈道元之注水經出于後魏已
言嶧山北有嶧浦浦口有廟廟甚靈驗行人及樵伐者
皆克敬焉若相盜竊必爲蛇虎所傷則廟已古矣況台
州樂安縣五代時改永安至皇朝景祐四年始改爲仙
居不應石晉之前已有此名豈侯實爲永安縣令後人
誤承仙居之名耶正如磁州崔府君國家奉之甚嚴會
要以爲後漢之崔子玉孝宗聖德事跡謂賜名從玉從
爰蓋以始生符瑞默契其名而昭陵實錄乃謂唐貞觀
中滏陽一縣令也幽冥之事不可究知傳記亦有謂靈

祠間有以剛方之士代之者惟其血食有素授職于朝
故封爵之報與臣子不殊也建炎時敵騎入越而叛兵
欲犯邑境以神之威不戰而退乾道中曾賜香茗之奠
今丞相大觀文謝公布衣時由丹丘赴南宮神已告之
富貴之期是舉登科作尉此邑事之尤謹公旣登樞筦
修職魏君必大率邑人以加封爲請慶元改元賜廟額
曰顯應公之力也魏君年及八十爲一鄉之老旣募衆
力新其祠而鑰之子瀟適爲丞介以請記惟神之姓氏
事跡著聞已久瀟又能道祠宇祈禱之祥且將捐私財

而刻石併爲記之修廟之役劉令君渠先以十萬錢市材魏君以宰木助之周令君悅取以建殿宇始于慶元四年十一月成于六年六月而終始經理者魏君也

桐廬縣桐君祠記

荊州多荆薊州多薊豫章以木氏都酸棗以棘名邦茲邑以一桐之大垂蓋如廬古有隱者採藥求道于此或問其姓則指桐以示之人因稱爲桐君故桐江桐谿桐峴皆以此得名旣以爲縣又因以名郡焉大谿澄澈橫其前又一谿出天目至此而會一山巋然聳于谿之東

林樾秀潤號小金山上有祠宇肖君之像蓋一方之絕境也新婺州貳車詹君又民以書來曰家本嚴陵郡中慕桐君之高風來寓邑下念古祠之蕪廢思有以興起之未能也邑尉趙君某公餘爲一新之士民稱美思有以登載傳後求記于余昔未冠時嘗侍親過其下雖甚愛山川之清淑曾不能登嶠嶻以致一觴之薦徒誦盧公贊元招僊之詞而去之至今猶屬夢境也夫所謂隱者正欲逃名于世嚴之高士有三人焉子陵隱于漢風節最高而其名終不可泯方干隱于唐又以詩顯桐君

不知爲何人身既隱而姓氏竟不傳其殆最優乎余旣喜詹趙二君之好事有契夙心因併書之俾刻焉

建寧府冲應周真人祠記

神仙之說茫乎邈哉有耶無耶不可得而知也以爲無者謂以秦皇漢武之力求之而不得故以爲必無之殆未必然以爲有者則指傳記以爲信傳記雖多夸言然耳目所不及者非必無之噫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洪內相志夷堅言建之周生事以爲丹欲成而失之出神往求而魔又困之勸家人火其尸而無所歸又謂其山

淺陋非神仙所居也嘉定五年學士院權直真希元建人也爲其里浦城周真人之祠求記于余且示以真人之弟待制公所爲行狀及閒樂先生陳公師錫容臺何博士去非所書陳何皆同鄉始末甚明始知內相得于傳聞而未見此三書也真人天分素高夙有仙骨神旣授之又加以真積力久之功其妻楊氏文公之孫亦有隱操相與枯槁于山林之深及其垂成猶未至于形神俱妙輕舉飛昇之地則世之謂一有遇而遂羽化者又難矣然其精神聚而不散遂著靈響水旱有禱至今猶

能惠其里社里人以其祈禱之明驗聞于府于監司以
徹于朝封冲應真人舊有祠宇因而興葺以侈上賜而
真人之名益顯矣余聞建多偉人山川孕秀非他郡比
近閱圖志武夷之外名山無數造化豈故私于一方哉
自有宇宙融結自然而秀氣特多人才方興而未艾蓋
不止神仙道家之盛也余家于鄞少有四方之志而宦
游不出溫台粗窮東南之勝欲入閩而終不遂老矣方
乞身以歸將隱于四明山中望建安無可到之期第切
悵歎而已既爲書此且囑希元併與前三公之文刻之

此不復具載云真人名霞字史卿希元名德秀

攻媿集卷五十五

攻媿集卷五十六

宋

樓

鑰

撰

記

遺老堂記

乾道辛卯客授來東嘉一日衣冠會于黃堂廡下中有
 蒼顏白髮目光瞭然者心竊敬之人曰此高密郡王曾
 孫崇道公也遲頃俄揚笏相向字呼我家少師問于君
 何屬鑰拱而對曰先大父也因言在京師時相與游從
 如昨日事媿晚出不及知自爾時時造門聞話言祖宗

承平餘百年事之廢興人物之賢不肖內之朝廷典章
近之干戈轉徙之詳歷歷言之嘆擊不暇若宗正屬籍
之盛他人按圖莫能究舉以叩之了辨如響年踰八十
視聽不少衰氣節剛勁門無雜賓獨以事契故厚我一
日謂鑰曰予家素貧僑居佛廬他無所用心左右圖史
且以永日近闢屋數楹取趙臺卿之言勝以遺老子盍
爲我記之鑰曰臺卿非公比也彼嘗詭姓遁身以逃鈞
黨之禍晚焉著書詞思遺老顧豈得已公以當世宗英
嘗驅馳戎馬間得敵要領歸報德齒俱尊爲趙氏祭酒

名堂之義不應處此漢子政自以宗室遺老言事必盡
今天子廣覽兼聽無間疎戚親親賢賢尤所篤意間平
之懿迨無遺賢公于古事今事問無不知豈不能爲更
生之爲而以臺卿自處耶公一笑併以爲記

會稽縣寬簡堂記

會稽縣治之東有地三畝所舊有一堂以溫陵曾魯公
嘗爲之宰名曰裘繡歲久圯壞知縣事歐陽季思仍撤
而新之前軒後廡又爲亭三間以臨河上巖桂官梅分
植其間棟宇宏敞丹堊煥然經始于慶元四年孟秋落

成于十月之望求名于余爲之名其堂曰寬簡亭曰休
心且語之曰文忠公君之四世祖也爲郡以寬簡不擾
爲意故所至民便旣去民思或問公爲政寬簡而事不
弛廢何也公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弛廢而民受其
弊吾之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爾所謂簡者不爲繁碎爾
此士夫均所當法也君承家傳爲江右甲族而今之在
仕版者才一二君仕中都以才謂自見諸公貴人薦之
朝來治劇邑其可不以此言爲法乎因爲書其扁記其
說使刻諸石以自勵且以示後之人縣壯而賦重民爲

之困官不勝繁君能以剗劇之餘力及此且再書攷矣
尚其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毋忘此言後來者又能率
是而行之豈惟文忠公之言可寶萬世邑之民其庶幾
乎或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古之格言也然今之作
邑者戴星出入焚膏繼晷猶恐不逮寬簡之說果可行
乎曾不知爲單父者彈琴而治宰山陰者晝而垂簾其
必知此矣故文忠之爲青州揚州南京皆號大郡公至
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間官府如僧舍豈非
明效大驗乎文忠之宰夷陵爲至喜堂記有曰聽事之

東以作斯堂度爲疏潔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君子公退之餘吏散庭空休心亭中以養吾之神以待事物之至惟寬與簡將自此出本無二道也

昌國縣學申義堂記

東陽葛容甫洪爲昌國令葺縣庠之講堂名曰申義求書其扁余旣喜葛君知政之先務又樂其名之佳大書以遺之又欲爲之記余分教永嘉時嘗作序齒文以示諸生其略曰孔子稱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說者謂斷斷爲相遜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

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夫洙泗之間行者相遜何以爲魯道之衰謹庠序之教何預于道路之負戴者及究其說漢地理志云魯瀕洙泗之水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旣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者相遜也徐廣又曰蓋幼者患苦長者長者忿媿自守故斷斷爭辭所以爲衰也 想其盛時老者晏然如父兄之役子弟無復相遜子所謂老者安之殆爲此也 孟子亦謂孝悌之義旣申則頒白負戴者少者自當代之矣噫後世教養士子以科舉得人之多寡爲庠校之盛衰者與

古意遠甚昌國故甬東之地民以漁鹽爲業近歲儒風日興而猶未盛葛君欲崇教化以善其俗一聞余言則曰此名堂之本意也始余從弟鏞尉東陽而歸余啓得人之問以容甫爲稱首茲爲鄉邑治聲卓然又將興學化民以幾古人之意誠非文法吏所能爲者齊變至魯魯變至道顧不在茲乎鏞旣爲之記而命鏞弟題其上

奉化縣恕堂記

奉川余鄉邑也比因掃松見趙令君會方禱雨相與過恕堂上蓋縣齋便坐且折獄之地也棟宇一新而戶冊

不稱令請改書之且出舊記相示因謂令曰治獄固貴乎恕而所謂恕者非止用于此也孔門之徒最爲善問子貢猝然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亦難乎其答矣夫子不曰仁不曰義不及其他而曰其恕乎茲豈夫子一時姑以應弟子之叩擊哉蓋其平日踐履之實故其言藹如歷萬世終無以易此又從而言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哉恕乎曰違道不遠曰求仁莫近一貫之傳亦曰忠恕而已矣制字之初以如心爲恕大率以我之心如彼之心則爲恕矣若彼亦能以其心如我

之心則天下豈復有他事哉世之言恕者曰我能臨民而輕其笞箠追科而緩其節目是皆恕之一端何足與言恕之大全也君子學道則愛人人能言之小人學道則易使則鮮有能說者此亦恕之說耳君子役人者也以吾心如下之心安得不以愛人爲務小人役于人者也以其心如上之心安得不易使且以至微之事言之令君坐官舍而有以謁入者心欲卻之苟曰彼之來亦良難豈非有急以相投有事以相告耶則吾之迎之也必不以爲憚驅車以出謁欲見主人而不出心必愠之

苟曰安知其家不適有故乎姑待之則吾之心必釋然矣推此以往仁不勝用寧復有乖爭陵犯之患哉令君曰所未聞也方欲以記爲請願徑書坐中語以詔後之人且曰邑有吳氏懋者旣以一力葺理牢戶內外俱備又以其餘材重建此堂願託名焉令君名彥縮祕閣修撰右司公之子以清謹守家法以儒雅飾吏事明恕而行終始如一爲邑中建惠政石橋分爲雙洞壯麗絕出吏民以爲昔所未有誠信及民上下響答此堂其餘事也

沖和堂記

古有宗法大宗小宗具載禮經聖人之用意深矣陽羨周孝侯廟碑後有宗簿宗尉溧陽史氏舊有家譜每一院各有簿尉之職蓋是時宗法猶在意必擇其族之有才力者爲之若有司然餘姚虞氏實世南之裔有爲農者故譜尚存自受氏以來莫不可紀如漢之詡吳之翻凡有名于史者皆略載其行事歷晉宋齊梁陳隋皆嘗上于朝而名臣爲之修纂齊則王儉修之他悉類是聞玉山魯氏有譜亦然唐史所載甚詳至武氏而譜法大

壞唐人猶能各守其閥閥今則亡矣本朝惟一二名門如杜祁公上世自三代春秋諸侯之子孫千有餘歲不絕世譜蘇老泉之言曰情見乎親親見乎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塗人也吾之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于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鑰嘗讀而重悲其言故族黨雖衆縱不能與之如同氣率體老泉之言以待之山谷先生文章妙天下學問冠百家而至性尤爲絕人東坡先生薦之曰孝友之行追配古人其見于詩如食蓮有感等語

皆藹然仁義之言于元明知命情義尤篤晚謫宜州患難極矣學道純熟不知有死生之變與再從弟靖民判官書有曰吾儕所以衣冠而仕宦者豈己力哉皆自高曾以來積累偶然沖和之氣在此一枝其實相去不遠幸深念之嗚呼此言之發出于中心其視羣從功總之親豈有厚薄之間祇此一語可以睦宗黨可以厲風俗可以寬鄙而崇薄聖人宗法之意盡在是矣先生之諸孫攀旣刻之石名曰沖和帖又建堂于家仍以沖和扁之皇太子爲之大書攀又求鑰爲之記顧凱賦之詞何

足以發竊嘗佩服斯言故勉書之攀以才業之美由郎曹宰掾爲直顯謨閣兩浙路轉運副使其他在仕籍者多以治行見稱故家簪紳之盛在今日未有如黃氏者茲非沖和一枝之餘慶耶

清芬堂記

皇朝以忠厚爲家法親睦九族高視千古高宗中興收用周宗以強王室如今時令諷子崧子晝子洎皆列之法從或紹爵郡王士樽士錢等又皆極祿位之豐更化之後首擢令矜襲封安定獨殿諸老寵眷隆渥特許非

時見普安郡王倡和動盈卷軸王聖性高邁學問夙成
篇章璀璨屬聯尤工其間理趣精深非若文士徒爲華
藻而已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受內禪而令衿不及見矣
一子子覺以御書詩二軸裝潢以進孝宗復親灑翰墨
題其一云朕在藩邸令衿以宗室老奉朝請時有唱酬
子覺今標軸來上想清芬之如在復書賜之其一云此
卷皆朕與令衿唱和詩令衿亡矣覽之愴然先是祐陵
朝諫官江公望以抗直敢言有重名于時而又學佛超
詣每謂與吾道合令衿舊與之相好得其四書俱是理

到之言前後名公卿跋語甚衆嘗以進呈孝宗又書其
後有曰觀江公之言其利濟方便超脫生死佛道蓋如
是歟超然居士果能允蹈卓爾不羣信乎宗藩之領袖
也高山仰止聊書卷末詩及此跋又書舊諱至十有一
超然蓋令衿自號也子覺之長子伯禽祕藏于家亦謹
題于卷尾伯禽之子師濟舉以示臣鑰敢整冠再拜而
讀之仰而嘆曰皇乎盛哉臣子之家寶先日所得奎畫
者有之矣未有炳耀傑特昭回之光連篇纍牘如此之
夥者也惟安定天資穎悟加以篤學所交多世之名勝

樂善好施胸次豁然中間嘗以客得禍終不自悔惠人利物不負公望之言寓居柯山臣外祖太府少卿汪思溫爲守與之友善公望所謂事事方便物物利益者外祖蓋終身誦之後二十年先臣贈太師岐國公璩爲監征公知其貧而廉貸私錢三十萬以濟臣家之歸先臣一介不取雖已償之至今懷感終不敢忘此固公之細事敢附見于此抑使人有以信公之實行也師濟將取清芬二字以名其所居之堂而求記于臣臣老矣學落不能馳騁于藝文之圃輒直書始末以著君臣相與之

深庸詔後世爲安定子孫無窮之榮且以見前良議論詞采更相映發爲一時文獻之盛云

揚州平山堂記

平山堂東南勝處也長淮之東地多堆阜苟見山處皆以得名于斗野山在他郡何算自泗上南來者望而首得之故米寶晉有第一山之詠儀真西北登高見建鄴諸山而有壯觀之勝揚州大明寺所謂自有宇宙便有此山而千載無領略之者六一居士一覽而得之撤僧廬之敗屋作爲斯堂而風景煥然遂名天下公以爲占

勝蜀岡江南諸山一目千里而王荆公亦謂一堂高視兩三州者也天造地設待人而發滁之醉翁峽之至喜皆以公得名而揚又居南北之衝士夫往來喜至其下

自堂之成所謂迷樓螢苑蕪城九曲之舊

一本作風亭月觀吹臺

琴室之舊

俱在下風矣公之記峴山亭謂峴蓋山之小者而

其名特著豈非以其人哉羊叔子與杜元凱是已亭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此堂亦幾是耶然而物有盛衰承平才更十七年而堂已圯壞直史館刁公約新之沈內翰括爲之記紹興末年廢于

兵燬周貳卿淙起其廢而洪內翰邁記之近歲趙龍圖子濛嘗加葺治鄭承宣興裔更創而增大之開禧邊釁之起環揚之境本無侵軼而庸人債帥畏怯太甚始以大言自詭事未迫而欲遯遽假清野之名縱火于外負郭室屋延燔一空而堂遂爲荆榛瓦礫之場于茲數年矣嘉定三年寇攘旣息而旱蝗饑饉之餘瘡痍益甚皇上思得人以鎮撫之大理少卿趙侯方以閩漕之節僉次于浙右遂除右文殿修撰起帥于揚遠繼叔祖龍圖之軌下車之初日不暇給簡節疏目恩威竝用教條并

井軍民帖服邊鄙既已不聳而年穀順成寢復樂土之

舊郡城堡寨

案此下各本俱缺

攻媿集卷五十六

程